

实践存在论美学何以可能

刘泽民, 彭玲

(中南大学文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3)

摘要: 实践存在论美学所以可能, 因为实践与存在具有一种本体论上的共属性和同一性, 实践揭示出来的本体与存在揭示出来的本体, 乃是同一个本体。实践与存在相关共属于人生在世的源域, 二者都是对人生在世的本体论陈述和本体论确证。实践哲学和存在哲学为实践存在的本体融合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实践存在论也是实践美学展示出来的本体论发展方向。同时, 只有实践存在论, 才能真正为美学建立本体论根基。

关键词: 实践; 存在; 美学; 本体论

中图分类号: I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5)02-0177-05

一

我们探讨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可能性时碰到的前提问题是: 为什么直接提实践存在, 而不提实践与存在? 凭什么把实践存在如此内在牵挂在一起, 以至于二者之间没有“之间”, 没有中介、过渡、牵引和暗示?

简单地讲, 这首先与我们对实践与存在的理解有关。

我们当然承认, 无论从词源和词义上看, 还是从哲学上讲, 实践与存在都是两个范畴。它们各有自己的内涵与外延, 也各有自己的起源、传承和发展线索, 二者断不能等视齐观。但是, 在我们看来, 实践与存在又有一种本体论上的共属性和同一性, 也就是说, 实践揭示出来的本体与存在揭示出来的本体, 不是两个本体, 而是同一个本体。

海德格尔曾经提到锤子那回事。他说, 锤子是通过人的交道、作为人的上手之物而与人照面的。人“对锤子这物越少瞠目凝视, 用它用的越起劲, 对它的关系也就变得越源始, 它也就越昭然若揭地作为它所是的东西来照面, 作为用具来照面。”^{[1](81)} 这话发人深省。它告诉我们: 人与锤子以及天地万物的源始关系是一种打交道的、使用的关系。打交道、使用就是实践。锤子以及天地万物正是在人的实践中是其所是, 成其所是, 并且生成和开显其存在意义的。在这里, 实践就是人的存在方式, 就是让锤子以

及天地万物显露其存在意义的方式, 即让存在者存在的方式。实践乃存在之事, 存在乃实践之事。存在的本体内涵在实践中, 实践的本体内涵在存在中。实践与存在在本体论上是共属的、融通的、同一的。而这, 便成了我们把实践存在内在牵挂于一处的首要理由。

其次, 与我们对实践论美学与存在论美学的理解有关。

近几年, 国内美学界流行这样一种观点, 认为存在论美学是实践美学之“后”, 二者之间有一种内在的紧张; 中国美学要发展, 必须告别实践美学, 转向存在论美学; 而在未来的存在论美学中, 实践应该悬置、放逐、否弃。我们以为, 这是一种未经审慎的辨析就贸然提出的观念。这种观念的要害之一是把实践与存在分割开来, 既切断了存在论的实践维度和底线, 又切断了实践论的存在维度和底线, 从而使存在沦为与实践无关的生物之在、自在之在、概念之在, 使实践沦为与实践无关的生物活动、自在活动、概念运作; 要害之二是把实践与存在对立起来, 似乎有实践便必无存在, 有存在便必无实践, 谈实践便必然遗忘存在, 谈存在便必然搁置实践, 实践与存在你死我活, 二者必居其一。我们不赞同这种观念。考察西方哲学史, 我们看到, 从来的实践哲学, 只要真正从本体论层面来理解实践, 就总有一个存在论的维度含摄在内; 从来的存在哲学, 只要它真正从本体论层面来理解存在, 就总与一个实践论的维度内在

相关。比如,在亚里士多德,作为伦理政治行为的实践,与作为政治动物和城邦公民的人的存在就彼此融洽。在康德,“按照自由概念”的道德实践,自始就与人是自由立法、自由遵守的理性存在者内在相关。在马克思,从物质生产劳动,到变革现存事物的革命实践,再到广大的日常生活实践,无一不与人的社会存在水乳交融。在海德格尔,人在世界中的交道、操心、繁忙,一向与人的此在一体圆融。可见,从本真意义上看,实践美学与存在论美学之间不仅不存在一种“后”的关系,反而有一种亲和共属的关系。而这,便成了我们把实践存在在在地牵涉于一处的重要原因。

此外,与我们对连词有限性的理解也有关。

连词譬如“与”“和”,固然有牵引、指示、关联、导向的功能,但有局限性:其一,容易让人误解为被关联的两者相加。“实践与存在”的提法就可能招致这种误解,它让人误以为是实践论加存在论,或者实践论与存在论的外在拼凑,更进一步的误解便是“马克思”加“海德格尔”。其二,难以揭示被关联者的内在同一性。“实践与存在”的提法便有这种欠缺,它没有也不可能揭示实践与存在的本体论相关性、共属性、融贯性。鉴于此,我们索性在实践与存在之间取消了连词,以求更贴切地表达我们的立意。

—

实践存在论美学之所以可能,根由首先是实践与存在共属于人生在世。人生在世,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就是人在世界中存在。

人生在世不能按神学观念来理解。一个世纪以前,尼采就果断地宣称:上帝死了。上帝自己已然没有地盘,已然缺失根据。上帝造人的虚妄性随即就被挑明,上帝予夺人生在世的神圣权利随即就被消解。从那一刻起,如果谁还到上帝的阙内寻找人生在世的根据和模式,就注定不合时宜。

人生在世不能作自然主义的理解。人当然是离不开自然的。人是自然的产儿,禀自然以生,依自然而活。但是,自然给予人的属性和给予植物动物的属性并无质的差别,自然对待人和对待动物植物均一视同仁。换言之,自然只能给出人的生物性、动物性,给出肉体的机能,而不能给出人的社会性、历史性和精神理解性,不能给出人之为人的存在特性和存在方式。因此,人不能只是依靠现成的自然而存

在,不能只是听从自然的安排和使唤来生活。简单地维持肉体存在,把自然的机能当成最后的惟一的终极目的,早被马克思称为异化。异化的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异化状态不是人生在世的本真状态。

人生在世还不能从主体论的角度来理解。理由是,无论从类来看,还是就个体而言,人最初都不是作为主体在世的。最初的人类茹毛饮血,每前进一步都是获生的跳跃,哪里是什么主体?刚出生的婴儿,头脑一片空白,只识一个生物性的吃喝拉撒,哪里是什么主体?主体是人,但人不等于主体。主体不是人的原初存在方式,而是人生在世所派生出来的存在方式。海德格尔指出:“主体性和客体性已经建立在一种‘存在’与人之本质的特殊显露性的基础上”^{[2](629)};“主体决不事先作为主体而存在,尔后才——如果有客体现成存在的话——进行超越;相反,主体之存在(subjektsein)意味着:这个存在者在超越中并且作为超越而存在。”^{[2](169)}如此说来,对人生在世的主体论理解,其实不过是一种中介性理解,而非终极性理解。

人生在世必须从实践存在来理解。上文提到海德格尔所说的人使用锤子之事,在此仍可联系人生在世作进一步的分析。按海德格尔的意见,人生在世的第一要著不是作为主体去认识周围事物,而是作为此在去同周围事物及他人打交道,这就是实践在先,人使用锤子在先,也就是马克思所讲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人使用锤子所揭示的是人生在世的存在的模式,而不是人认识事物的主客体模式;所体现的是人与世界的实践关系,而不是人对世界的认识关系。紧要的是,人使用锤子一方面确证人的实践,另一方面又确证人的存在,因为人与锤子都在人使用锤子的实践活动中成其所是,开显其存在的意义。这就表明,人生在世,实践着就是存在着,存在着就意味着实践着。其次,人只有存在于世的时候才能使用锤子,也只有在使用锤子及天地万物的时候才真正存在。这就是,惟当人在世界中存在,他才能实践,惟当人实践,他才真正地存在。再次,人使用锤子及天地万物,人同世内存在者打交道,并非偶然地心血来潮,而是人生在世的宿命,是人无法回避的存在方式和确证自己存在的方式。即是说,只要人在世界中存在,他自始必在实践中;只要人在实践中,就无可辩驳地确证他存在于世。所以,我们认为,人生在世既是实践的源域,又是存在的源域。从人生在世着眼,存在之外并无实践可言,实践之外也无存在可

言。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人的存在在实践中生成开显。实践与存在原始地、内在地相关共属于人生在世。正是基于这一点,实践存在论美学便有可能。

三

实践存在论美学之所以可能,也基于实践哲学与存在哲学都提供了实践与存在本体融合的思想资源。

以马克思哲学为代表的实践哲学,以海德格尔哲学为代表的存在哲学,都是人生在世的本体论哲学。二者虽有不同,譬如,马克思侧重于从实践、从社会历史现实的视野来理解人生在世;海德格尔侧重于从存在、从此在在世的始源性生存结构来理解人生在世;但他们却有共同语言。

首先,马克思的“实践”,海德格尔的“存在”,同为人与世界源初性关系的本体论揭示和陈述。马克思与海德格尔都看到:人生在世意味着人与世界原始相关。人与世界原始相关,意味着只要是人,就先天地存在于世界之中,与世界相互缠绕。马克思说:“人并不是抽象的栖居于世界之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4](452)}“各个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就意味着他们的存在是与世界历史直接联系的。”^{[4](47)}“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4](603)}海德格尔说:人是此在,此在绝非首先是一个赤裸裸的存在者,只是由于突发奇想才来接受某种对世界的关系,“只因为此在如其所在地就在世界之中,所以它才能接受到世界的关系。”^{[1](64)}“如果‘在世界之中’是此在的一种基本建构,如果此在不仅一般地活动在世界中,而且特别按日常生活的样式活动在世界中,那么‘在世界之中’也就一向已经在存在者层次上被经历着。”^{[1](70)}

马克思与海德格尔也都看到,只有人才有世界,才有与世界的关系。马克思说:“凡是有某种关系的地方,这种关系就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动物‘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而存在的。’”^{[5](35)}海德格尔讲,依寓于世界,依赖相遇照面的存在者,依存于万物,是人作为此在最内在的本性。“依寓世界而存在,这其中可更切近一层解释

出的意义是:消散在世界之中。在这个意义下,‘依寓’世界是一种根基于‘在之中’的存在论环节。”^{[1](64)}

在马克思和海德格尔看来,人与世界的源初关系,不是认识关系,而是实践关系和存在关系,不是两个现成的东西之间的外在关系,而是物我圆融、不分主客的生成构成关系。对这种源初关系,马克思以实践概念来陈述,海德格尔以存在概念来陈述。马克思说:“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5](31)}“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代活动的结果。”^{[5](28)}“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理解为实践。”^{[5](16)}海德格尔说,人在世界之中存在是一种存在建构,具有生存论性质;“在之中”的表达式就意味着“我已住下,我愿意、我习惯,我照料”^{[1](63)}的生存实践。“在此就是它的展开状态”^{[1](155)};“世界在本质上是随着此在的存在而展开的”^{[1](23)}。存在实际之为实际的存在从不摆在那里,由静观来发现,而是“对存在的领会本身就是此在的存在的规定”^{[1](14)}。

其次,实践、存在同为人与世界的本体论确证。

马克思与海德格尔都认为,人的存在、世界的存在的证明,人与世界关系的证明,都是实践性的,存在性的。

用马克思的话说:“全部所谓世界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的诞生,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所以,在他那里有着关于自身依靠自己本身的诞生、关于自然的产生过程的显而易见的无可辩驳的证明”,人的生成存在,“已经具有实践的、感性的、直观的性质”^[6]。“在我个人的活动中,我直接证实和实现了我的真正的本质,即我的人的本质,我的社会的本质。”^[7]

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在认识论理解此在之前,此在早已以在世的方式认识着,早已对世界、对人与世界的关系作出“亲证”^[8]。认识论对此在和世界的确证,不仅不着此在和世界的边际,而且根本上是画蛇添足。“如果我们把在世的的存在展示出来,从而先使生存论存在论的基地完全得到保障,那么我们事后自然可以来对上述那种相关关系加以认识,而这种关系实是一种形式论,在存在论上无关宏旨的关系。”^{[1](240)}

由此可见,尽管马克思与海德格尔各有不同的

哲学思路、目标和使命;尽管实践哲学与存在哲学有许多重大差异,但二者在本体论精神上却可以通融,在人生在世的本体论解说上也有不少相近相通的观念和见解。这些精神、观念和见解都为我们探求实践存在论的美学提供可能性条件。

四

实践存在论美学之所以可能,还由于实践美学提供了重要的前提资料。

实践存在论美学是在继承实践美学的基础上引导和扩延出来的。实践美学不仅为实践存在的本体关联开启了方向,而且以其实际的理论建树对实践与存在的本体关联作了尝试和探索。

实践美学各家,观点虽不完全相同,有的还相去甚远,但在以马克思哲学的实践范畴为美学思考的总体基础和根本出发点,从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和自然的人化、人向人诞生和自然向人生成的宏阔历史视野着眼,去探究美、美感、审美关系、审美活动以及艺术创造的根源和实质这一点上,都相当一致。

回想起来,实践观点进入美学,作为美学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原本就是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它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美学从客观到主观的线性反映论模式,消解了传统美学从自然物质世界寻求美本身、美的本质的坚定信念,完成了美从物的领域向人的领域的过渡,初步把审美活动从纯粹认识领域推进到实践领域。

实践美学在其不断成熟、完善的过程中,已经明显拓展出实践存在论的发展方向。

李泽厚先生一以贯之地力主以制造和使用工具为根本标志的物质实践活动。他的思考中心放在人化自然,即人和自然关系的根本改变上。他认为,人化自然有内外两维,向外是外在自然的人化,即大自然的人化;向内是内在自然的人化,即人自身的人化。外在自然的人化主要体现为自然与人的关系不再是一种敌对关系,而变成为人的关系。内在自然的人化指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其中包括审美结构的形成。外在自然的人化是美的最后根源和前提条件。内在自然的人化是美感的基础和根据。外在自然的人化与内在自然的人化都在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实践中逐渐形成并不断深化的。在这里,李泽厚先生实际上已经抓住了实践同人的本体存在的内在关联,他在这种关联中阐发人与世界的相互建构,工

具本体与情感本体的同态对应,感性作为人的机体的实践感觉与实践活动方式的共生共荣。这就迈开了突破认识论现成主客体观念的坚定步伐。李泽厚先生后期强调人的衣食住行、日常生活、感性个体、当下人生、吃饭生存、实用理性,而这一切又都建立在物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从而显示实践与存在相融合的基本倾向。

蒋孔阳先生更是把实践存在本体融合的观念诉诸美学表达。首先,他从人的劳动实践入手直探人的存在本质:“人的本质不是先天的,而是在劳动实践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劳动没有止境,永远在创造之中,因此人的本质也没有止境,永远在创造之中。人的本质在创造之中,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美自然也永远处于创造之中”^{[9](183)}。这就得了人在世界中存在、在生存实践中存在的精义。其次,他揭示人与世界都是多层累的,并且都处在不断生成流变和创造中。“人是一个有生命的有机整体,所以人的本质力量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生生不已的活泼泼的生命力量。”^{[9](188)}世界既多层累,又无限流变。世界向人展示出来的美也是多层累而无限发展的。这就把人与世界及其关系都提到了生成论的高度,突破了认识论的现成观。再次,他指出:“美是在人在对现实发生审美关系的过程中诞生的。人是这一审美关系的主体,美就是对人而言的。‘世界的美’,不在于自然,而在于人。美不是自然现象,而是社会现象。”^{[9](166)}这个说法,平易素朴,但揭示出一种极为深刻的存在论思想,那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主体与客体包括审美主体与客体,根基不在认识活动,而在人生在世,即在人所生存的现实世界中,人的生存实践活动中。并且,这种主体与客体又是当下的,生成的,而不是绝对无条件的,既定先定的。因此,美学研究的根基应当确立在人的生存世界。第四,他认为,人是世界的美,“美的各种因素必须围绕着一个中心转。这个中心是什么呢?这就是人。美离不开人,是人创造了美,是人的本质决定了美的本质。人总是通过自然的实践活动来把自己的本质力量在客观现实中实现出来。”^{[9](176)}在这里,蒋先生实际上已涉及到美与人的存在关系。一方面,美只是对人才显发出来,只在人的生存世界中才生成出来,因为只有人是能够通过实践在世界中实现自己的存在者。这很贴近存在只向此在才澄明出场的存在论观念。另一方面,美为人而有,为人而生,人是美的目的和归宿。别开人,美便不再有意义指向,也就会自行消解。这一命题与存在论关于此在的优先地位的

观念相通。总起来说,正如朱立元先生所评价的:“蒋先生的实践论”“已开始超越认识论而向存在论深入,即走向实践论和存在论的结合。”“美学在蒋先生这里就成为一个以人为中心,以艺术为主要对象,以人生实践为本源,以审美关系为出发点,以创造一生成观为指导思想和基本思路的理论整体。这个理论整体体现出一种突破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尝试,也是对美学的一种新的存在论奠基。”^[10]

参考文献:

- [1] 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M]. 北京: 北京三联书店, 1999.
- [2] 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选集(上卷)[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6.
-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0.
-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6.
-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 [6]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 [8] 王金林. 世界历史意义的本质造说[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2.
- [9] 蒋孔阳. 蒋孔阳全集(第三卷)[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0.
- [10] 朱立元. 寻找存在论的根基——蒋孔阳美学思想新探之二[J]. 学术月刊, 2003, (12): 59.

Why practical existentialism is possible to develop

LIU Ze-min, PENG Ling

(Literature College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Why is practical existentialism possible to develop? Because practice and existence have a kind of co-belongingness and indentity on ontology, while the noumenon announced in existence and the noumenon announced in practice are the same noumenon. Practice and existence are closely relevant and belong to the same source of the ways of living in the world, both prove ontology of the ways of living in the world. Philosophy of practice and philosophy of existing have offered abundant resources of thought for merging ontology of practice with ontology of existence. Practical existentialism is also the developing direction of ontology showed by practice-aesthetics. Meanwhile, only practical existentialism can really set up the foundation of ontology for aesthetics.

Key words: practice; existence; aesthetics; ontology

[编辑: 苏慧]